

众生·人民路

我的图书馆情缘

| 程蓉芬 文 |

转眼之间,我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已经将近36个春秋。今生我与学校图书馆有缘,犹如一颗种子,在这片特别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1988年,19岁中师毕业的我,怀揣着对阅读的喜爱,毅然选择了留校在图书馆工作。我认真学习登记、上架、借还、征订、装订等基本技能,业余时间则一边进行学历进修,一边参加了图书情报培训班。通过培训,我不仅学会了图书分类、图书著录等实操性很强的专业技能,也从理论上了解了《图书馆学概论》《藏书建设》《读者服务工作》等专业知识。实现了由图书馆小白,到专业馆员的华丽蜕变。1997年春,我撰写的论文《抓素质教育,促图书馆工作》获得了江苏省第二届中等学校图书馆学术研讨会论文三等奖。这次获奖,激发了我对图书馆学术研究的兴趣。通过学习研究,我不仅学会了撰写论文和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并在《中小学图书馆报》和《图书馆杂志》等杂志上发表了论文,获得了国家、省、市级的奖项。2000年,我被破格评上了中级职称——馆员。

2001年春节刚过,因师范教育改革,我无奈之下主动借调到了无锡市的一所初中教语文。在这一学期的语文教学中,我兢兢业业,所带

的两个班级期中、期末考试均取得了名列前茅的好成绩,受到了校领导的表扬。但是,我非常想念工作了12年的图书馆工作。我偶然听说原来的无锡二中图书馆非常缺专业人员,就毫不犹豫地带了简历,来到二中找到了从未谋面的陈校长提交了应聘材料。顺利通过盛馆长的面试后,我于2001年8月调到了无锡市二中,即现在的无锡市辅仁高级中学图书馆。从2001年到2017年这十七年,一路走来虽然风雨兼程,但这是我图书馆学术研究的提升时期。

工作期间,我曾作为第一主持人申报了无锡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基于数据的高中生课外拓展阅读指导研究》。通过调查,我们基本了解了重点中学高中生的基本阅读样态和阅读中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阅读指导策略。

学以致用,把所学到的专业知识、研究的理论成果灵活应用到工作中,是我坚守的理念。我充分利用2021年刚刚进行过科学的空间再造的辅仁高中钟书图书馆,带领本馆老师一起,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深受学生喜爱的阅读推广活动。如组织学生观看名著改编的电影,邀请专家学者进校园做好书导读,将优秀毕业生的阅读案例进行分享,

定期进行好书推荐,利用节假日开展迎新联欢会、读书沙龙、迎新年书法比赛、“书海淘宝”等活动。通过这些读书活动,辅仁学子的阅读兴趣空前高涨。2023年荣登辅仁高中借阅排行榜第一名的沈同学,一年自主借阅图书高达248册;2023年自主借阅图书100册以上的学生达到了6人之多。2023年自主借阅图书达30本以上的学生接近100人。我们把他们和每个年级100名左右的学生图书管理员培养成了一批批爱阅读的读书种子,让他们影响并带领周边的同学一起进行阅读。

工作的同时,个人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2018年,我被评为“无锡市优秀图书管理员”;2023年11月,我又被江苏省文旅厅评为副研究馆员。

2024年世界读书日前夕,我应无锡教育电视台“无锡教育报道”栏目邀请,做了有关青少年阅读的近20分钟的专访,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作为学校图书馆普通一员的使命感、成就感和幸福感。

职业生涯总有结束的时候,但我将不忘初心,为无锡青少年的阅读,乃至全民阅读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学图书馆与我结缘具有很强的偶然性,但一旦结缘,就成为了我一生的情缘!

家庭·广瑞路

母亲的小花园

| 周宏伟 文 |

经常会想起乡下的老屋,尤其是屋前的那个小花园。

母亲18岁从城里下嫁到农村,除了所谓的爱情,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开心。直到因祸得福从天上掉下个小花园,才让她的脸上有了灿烂的笑容。这时,她已是生了六个孩子的光荣妈妈了。

老屋的东隔壁有兄弟俩,经济条件一般,却都生得一表人才。二弟刚刚当兵退伍回来,和对门裁缝店的小裁缝一见钟情。老裁缝嫌他家里底子薄,瞧不上这个没穿上四个兜的“小八拉子”。

有一天,老裁缝兮兮对二弟说:“没有事少来转发转发,有本事么去搞点砖头来,在后门头造个厕所,省得小丫(小裁缝名)每天出去倒马桶。”那时候穷,窑上的青砖烧好了都运到城里去造高楼,乡下人搭个厕所基本都用石块或土坯,二弟却偏说要用青砖。满街去找,哪里会有呢,除非去拆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家的房子。眼看牛皮要吹破,竟发现我家老屋门前的阴沟都是用清一色的上好青砖铺设的。为了抱得美人归,兄弟俩挑了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爬出来撬阴沟,把下水道里面的砖头挖出来,堆在了裁缝店的后门口。

没想到,厕所还没动工,黄梅天就来了。几场雨下来,被挖掉了砖头的阴沟很快就被堵塞,老屋门前像开了条河,雨水淹到了膝盖上。我家的老屋是土改时分到的地主家正厅,地势很高当然没事,前面临街的店铺吃不消了,都进了水。裁缝店那里地势低洼,雨水一股脑儿从后门口倒灌进去,老裁缝急得脚跳脚跳。一想还是自己叫人作的孽,急火攻心,大病一场。

父亲看不过去,掏钱重修了下水道。老裁缝跳出来提议,在我家老屋与东隔壁之间的晒场中间垒堵墙,以示老死不相往来。我家顺水推舟,在隔墙的西边又拦了一道篱笆,竟然多出了一个花园。

从此,母亲在小花园里忙碌着,成了真正的园丁。一有空就在那里笨手笨脚地栽树种花,脸上充满了期待。难得回家的父亲默默地靠在门框上抽烟,要等母亲蹦蹦跳跳像个孩子一样离去,才走过来朝掌心吐口唾沫,搓搓手,拾起扔在地上的锄头,把被母亲垦得坑坑洼洼的园地整平。第二天早上,母亲一脸灿烂,向我们炫耀她的“丰功伟绩”。大家心知肚明,母亲的农技其实是家里最差的,却任她吹嘘。

我的兄弟姐妹们也多了个玩耍的好去处,在小花园里斗蟋蟀、捉迷藏,单调的生活里顿时有了光彩。放学后,几个要好的小伙伴总要到小花园里打弹子,下军棋。一副“四角大战”只能四个人玩,我就把棋盘画成“六角大战”,人多玩起来更带劲。小花园里,母亲种的牡丹粉嘟嘟、红艳艳,几个女孩子蹑手蹑脚钻进来,妄想偷偷地摘,我和二哥看得死死的,她们只好羞羞答答地过来讨。我们不给,这可是母亲的宝贝呢。不过,墙角处的夜来香呀,凤仙花啊,她们尽管采,做个花哨子吹得欢,或掐几朵凤仙花染指甲。姐姐们的同学像一群麻雀,叽叽喳喳地吵闹,搅了我们的玩兴,我只好往耳朵里塞团棉花,悄悄地跑过去,把蚯蚓、蜈蚣塞进了她们的书包。

母亲一辈子在街东的小学校里教书,老师似乎是孩子的天敌,每次她回家都悄悄地从后门进屋,不愿来打破孩子们的欢乐。夜幕降临,母亲在房间里拉起了手风琴,小伙伴们都知道,马老师在提示大家要回去吃晚饭了。

母亲在她的小花园里一边弹琴,一边唱歌,抹着泪把我们一个接一个送出了家门,唯恐儿女们重复她的“青春无悔”。18岁的我,母亲最小的儿子,终于踏着老厅长长的石板路,离开故乡去追自己的梦。从此,故乡的莲蓬,没了魂的莲蓉桥,以及早已丢失了暮鼓晨钟的莲蓉寺,都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梦里的故乡,唯有母亲的小花园,还在悄悄地生长。

情趣·健康桥

清凉黄瓜

| 虹全文 |

夏日的菜蔬家族中,如碧玉般青翠的黄瓜,是一位婉约温润的清秀女子,挟裹着一身清冽、绿蒙蒙的青气。黄瓜口味清凉、脆甜汁多、生津止渴,是老少皆宜的消暑佳品。酷暑盛夏,庄稼人从田间归来,又饥又渴,伸手从藤上摘下一根黄瓜,用手上下一拨拉,填到嘴里咬上一口,大嚼一气,没等一根黄瓜下肚,饿意立减,暑热顿消。

黄瓜嫩时呈青绿色,顶着黄花,遍生短刺,至老则变为

黄色,故名黄瓜。黄瓜是地道的舶来品,原产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北部地区,随着各民族的迁移和往来,黄瓜由原产地向东传播到中国。由于广泛栽培,历史悠久,黄瓜的品种很多:有果大、圆筒形、皮色浅的南亚型;果实较小,熟果黄褐有网纹的华南型;嫩果棍棒状,熟果黄白色无网纹的华北型等。而每一类型的黄瓜中,又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品种,或粗或细,或长或短,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在我国古代,黄瓜还有一个名字叫胡瓜,据说是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据《神农本草经》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得种故名。”又据唐《拾遗记》记载:“大业四年,避讳改为黄瓜,俗又称王瓜,有春、秋二种。”

石塘湾老亲说:清明前后,种瓜点豆。小姨们一把细微弱的黄瓜种子,清明落入泥土,立夏茁壮成长,小满枝叶茂盛,芒种崭露头角,小暑走向成熟;从种到收,始于希望,结于丰盈。乡亲们种黄瓜,多是见缝插针,巴掌大的屋旁空地,搭上几个黄瓜架,自家吃不完。黄瓜搭架,往往和番茄比邻,像一对好兄弟,谁也离不开谁。乡间民风淳朴,村人荷锄而归,口干舌燥,嗓子眼直冒烟,路过谁家的黄瓜架,顺手摘一根黄瓜吃,是算不上偷的。小姨夫妇屋后、附近空地多,人也勤快,每年种下的黄瓜多,小姨夫一大早就摘上一袋,还拔些地垅上的新鲜蔬菜,骑着电瓶车,送来城里亲戚家尝鲜,特受欢迎。



无烦恼

插图
戒锋